

红尘百味

文化路的人间烟火气

■陈思盈

每当闭上眼睛,油腻而平庸的生活在面前铺开开来时,那种一眼能把人看穿的不甘就会袭上心头——快节奏让我们像生活在密不透风的丛林里,有时刷着碗、做着饭、拖着地、洗着衣服,都会莫名其妙地想制造出一点儿什么动静来……

每每这种时候,我常会选择穿越大半个城市——从这个城市的北部跑到文化路南段的夜市,必吃的一定是一碗麻辣烫,或配上一小份臭豆腐和一杯雪花酪,或配上几串秘制烤鱼和一份月蒸肉,或配上几串烤面筋和一杯炒酸奶,让文化路的人间烟火气将麻木的心灵唤醒。

和气的摊主阿姨依然是面带笑容地说:“闺女,还是多放海带和青菜,啥粉都不要、少辣多麻,对吧?”

对!来到这里,要见的就是这熟悉的人,要吃的就是这熟悉的味道。

2003年,我还在一家工程公司做文秘工作,每天的生活很是单调。有一天下班后,我和朋友到当时位于文化路北段的夜市买书,饿了就到一家麻辣烫摊位前

点两碗麻辣烫来吃。

当麻辣烫摆在面前时,我暗自嘲笑自己孤陋寡闻——以前,我一直以为麻辣烫都是在锅里涮的那种,这里却是一碗一碗的。普通的一个平底碗盛满了青菜、海带、干层、蘑菇、宽粉之类的食材。记得当时价格为1.5元一碗,算是物美价廉了。

当又麻又辣又鲜又香的味道入口的瞬间,毫无准备的我一下子觉得嘴巴像开了花——一种麻麻酥酥、火辣辣的感觉瞬间袭来,让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迅速张开。那时的自己真是年轻啊!活得张牙舞爪、无所畏惧,总觉得生活就该过得像一锅沸腾的火锅,自己仿佛就是时时都能点燃一片的辣椒——微辣、中辣、超辣,麻辣、酸辣、香辣……失恋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麻辣烫,边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吞边泪流满面,那种味蕾的触动如同让人怦然心动的爱情,一旦上瘾便让人欲罢不能——但还是会装作是被辣哭的样子。因为在爱情里即使溃不成军,也不能丢了自己的倔强。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麻辣烫,暖心暖胃,舌尖和嘴唇的一点点麻足以慰风尘;

心情好的时候也去吃碗麻辣烫,在麻与辣的刺激中尽情绽放自己的明媚和欢欣……

从那以后,我隔三岔五都要跑到文化路夜市去吃上一碗麻辣烫。夜市里折射出的人生百态让我颇为感慨,它让人们找到释放——释放夏天的燥热,释放白天的疲倦,释放连日来的郁闷,释放对一个人的悸动,释放当年的遗憾……

我一直都觉得文化路夜市是这个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一条不足一公里的街,融合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以及花草饰品、书籍纸张,可谓应有尽有。

我独爱吃那家的麻辣烫。汤底是秘制的,你只需要说吃辣还是不辣、要蒜还是不要蒜,其余的就交给老板,想体验的麻辣鲜香保证能得到满足。不像现在的新式麻辣烫,油碗酱碗小料一大堆,唯独独却了那一抹真味。碗里绿油油的时令青菜、肉嘟嘟的蘑菇、水灵灵的宽粉、香喷喷的丸子、厚实劲道的海带……加上麻辣鲜香的汤底,仿佛是一个微天地,浓缩了味蕾的精华,让疲惫而贪婪的我们尽享美味。

而我手中的这碗麻辣烫,是密不透风的生活中一个出口,能让我心烦时看见一丝光亮,觉得人生还有奔头。每隔一段时间不吃麻辣烫,就会觉得少了些什么,如同生活中的一日三餐和饭店里的大鱼大肉,让人吃得够够的,偶尔到文化路夜市吃上一碗麻辣烫,那叫一个得劲。在人生的平坦大道上走惯了,偶尔到羊肠小道走走,也别有一番风情。吃麻辣烫时,那种生猛的辣配着啤酒、雪碧、可乐、汽水或雪花酪时那透心的凉,可以让人如时光倒流一般回到年轻而明媚的时光……辣是邀请,凉是回味;辣,让人感慨失去的岁月,凉,让人想念触手可及的青春。

那时到文化路夜市除了吃一碗麻辣烫外,我最爱的就是逛书摊儿,在那里买过许多旧杂志和旧书。我很感谢年轻时的自己,不那么贪慕虚荣,不讲究外表光鲜,总用看书来填补时光的缝隙、学历的不足,总用不会过时的文字丰富面有菜色的内心。

自从怀孕、生子后,我每天

都在屎屁尿里挣扎,中间竟有好几年都不曾到文化路夜市闲逛,更因为忌口而不能吃麻辣烫。少了舌尖上的一点儿麻和辣,就像没了释放生活废气的出口,少了一场舌尖上的狂欢;少了夜市的城市就像没有了烟火气,缺少了灵魂;没了烟火气的人生,就是一场孤独的旅程。

有人说,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如今人到中年再体会这句话,觉得个中滋味唯有经历过生活苦难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好在,文化路夜市还在,只是南迁了。臭豆腐、烤鸡翅、鸡蛋仔、月蒸肉、小鱼汤、八宝粥、鸡蛋饼、麻辣爆肚、烤鱿鱼、雪花酪……一家家走过去,我的内心如翻江倒海。当年我第一次去吃时麻辣烫摊主的女儿还是高中学生,如今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摊主叔叔也胖了一些,摊主阿姨头上的白发多了些,文化路的变化很大,唯一不变的,是那熟悉的麻辣烫的味道——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在原地等你,总有一种熟悉的味道让你泪流满面。

开栏的话

点亮生命——写给“护苗”者的歌

■王剑
无论冬还是夏
无论山区还是城市
你都坚持与光芒一起
点亮生命

坚持浇灌。任心灵的雨露
遍洒人间,你相信
一个肩负“护苗”重任的人
心上一定会
装着祖国花朵成长的蓝图
甚至
你会用骨头铺成阶梯
把生命当作燃烧的火炬

坚持付出
任泥土在脚下松软
任风雨打在脸上,你相信
这正是年轻的骨骼
在时光里的成长
你的手里

是散发墨香的书
书本里是真理的芬芳
以及文化的盛宴
生活如此美好
你在无边的旷野
种下理想

坚持爱。爱总是
伴随着甜蜜,或者疼痛
你的一生,注定会在路上
要路过千山万水
要经历千锤百炼
你扶着蓬勃的幼苗
靠近阳光
你爱他们读书的样子
也爱他们天天向上的成长

只要梦在前方
你的使命就在前方
那些不再懵懂的少年
正在被你用光芒重新命名

城市印象

城南那条街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城南有一条街,我很喜欢,空闲时常去走走。

初夏的风不急不躁,空气中既有花的芬芳,也有果实的清甜。踩着脚下的石板路,我走得很慢。石板路上刻着简易地图,那弯曲的线条如珍珠般串起一个个遥远的地名,跋山涉水,每走一步,都生着节节败退之感。我在“康定”停下,拍了一张照片,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情歌唱响的地方。

这条极具西域风情的古街不长却有韵味。整个街区为复古黄色调,像从一幅古画中裁出,有大地的昏黄亦有西域的流沙,是红尘一处亦是太虚幻境?檐下铜铃作响,仿佛沙漠跋涉的骆驼颈下铃铛的余音,悠悠的,绵绵的,穿越千年时空,又一路风尘从西北赶到中原,在此处停留。

人们喜欢漫天黄沙的苍茫,也向往绿洲葱茏的诗意,于是便把最美的想象付诸这条街上。街上户户养花、家家种草,名花凡草一视同仁地摆在门口,不怕给人看,也不怕被人偷走。没有商业街的喧闹,店主也不忙着做生意,一切随缘的样子。像是墙壁上雕刻的那些佛像,恬淡地享受天地光阴、晚霞风云。

花都养在盆里,长得那样葱郁。即使小小一株,也能开出硕大的花束,半点儿不嫌累,非得主人用细竹竿固定才行。那样细软的枝干,开一两朵小花就好了,风里飘飘,雨里摇摇,这样不好吗?还有一株花,三五成簇,颜色不同,很是奇异。我拍照给养花的好友,她告诉我这种花叫“果汁阳台”。这个名字真好听啊,像在阳台上喝一杯果汁的感觉,很甜,那花色也是甜的!

有爬满紫藤的廊,可见主人的用心,藤上垂花,美得说不像话。石槽里一丛桑柘花,薄薄的花瓣,开得像是梦幻、轻盈。一侧水缸养了荷,碧叶拥花苞,众星捧月般。微风过,小荷颤,荷花开欲然。此境与诗只差一场

微雨。石榴一树红花,仿佛无数跳动的火苗,燃到心里去。像我这种不喜欢妖艳之花的人也忍不住多看几眼。杏黄了,太阳在它脸上涂上胭脂,美得连鸟都不舍得啄它。爬山虎沿墙攀爬,槐树垂下无数条绿色步摇。一切都那么夏天。

往昔,每到周六,街上人头攒动,格外热闹,各地古玩爱好者聚集于此,在地上铺一块旧布,摆上零碎古玩如玉石、瓷瓶、佛像、串珠、银圆、铜钱、珊瑚、旧书等。也有大物件如雕花家具、瓷缸、青铜器、石槽、纺车等。无论大小,每件看上去都满身沧桑,刻满时光的斑驳。倘能开口说话,定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古朴。但多半是假货,沧桑和斑驳都是刻意,给新物件化老年妆,故意弄几条皱纹。老板如果告诉你某件生满绿锈的青铜来自西周,那它很可能来自上周。不过价格便宜,喜欢就买了,管它真假。

并不都卖旧物件。有一个中年男人,几乎每周开市都来,骑三轮车拉一车大小不一的瓷碗,小碗一元一个,最贵的才五元一个。他说他是舞钢的,家里有窑,因家人在漯河看病,他陪护,有空时就出来卖碗。“挣一个是一个嘛!”他笑着说,完全看不出疲惫的样子。即使全部卖完,又能卖几个钱呢?够一天在医院的花费吗?更何况他的生意不好,那些土瓷的碗,很多人觉得土气。我和朋友各自买了一些,他很感激。

街道尽头是一方溪流,水中蒲草青青。尽管只是随风飘飘,但我偏就多情地觉得它是为我而舞。尽管我什么也不能给它听啊,最多为它拍一张照片或写一两句算不上惊艳的话。我在树下坐着,风一阵阵吹来,和树叶交谈,时间鸟鸣却难觅鸟影。猜想它们一定看得到我吧,我只当它们的呢喃啾啾是为我而歌。

有了难过的事,在这条街上走一走,吹吹风、闻闻花香、听听鸟鸣,心也就海阔天空了。

甜面条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我说的甜面条不是放糖的那种甜,是不放任何调料、原汁原味的麦香和蔬菜混合出来的甜。

做甜面条的食材非常简单,荤素都行,不过我一般都是以素菜为主——红叶玉米菜和韭菜最好,荤的最多配点儿火腿;面条可以是细的,也可以是面片。

甜面条做起来很简单,最主要是能迎合夏天的食欲需求。面条不费功夫,功夫都在炒菜上。水烧开后,面条下进

去,煮上一两分钟,把洗好的菜叶或切好的韭菜段放进去即可。如果是红色的玉米菜,面汤顿时会变成玫红色。我喜欢用一个漂亮的瓷碗盛这样的甜面条来吃。炎热的夏天总会让人食欲不振,能吃上一碗甜面条加上一盘可口的素菜,我觉得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沁人心脾。

吃甜面条时要配一道菜,最好选时令蔬菜——夏季的丝瓜、豆角、西葫芦都是不错的选择。丝瓜爆炒、豆角干煸、西葫芦清炒,盐味略重一点儿也无妨,再放一点儿生抽和三

香,大火翻上两番,清香味就飘进窗外。这几样菜都离不开大蒜调味,偶尔加几片火腿也很不错。菜品红绿相间,如一树花开,色香味俱全,很是刺激味蕾。

甜面条是我和我家先生都喜欢的夏季饭食。每当身体不适或没有食欲时,我们都会选择做甜面条吃。吃的时候最好先喝两口面汤,让口慢、食道、肠胃温润一下,再慢慢享用,吃过后浑身冒汗——这样的热是舒服的热、通透的热,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热。

长寿面

■余飞

我小的时候,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每年过生日时娘都会雷打不动地亲手为我擀上一碗蒜面条。按现在的说法是,那是属于过生日时要吃的长寿面。

蒜面条可是那个时候村人眼里的美食,流传的那首民谣就能说明一切——“杀小鸡,擀蒜面,扑棱扑棱两大碗”。之所以有这样的期盼,是因为这待遇一般人享受不到。我生日时虽然能吃到蒜面条,杀小鸡却是绝不可能——因为家里喂的母鸡要让它下蛋再拿去换盐,公鸡要在过年时才能杀了吃。

我能吃到的蒜面条除了蒜汁里额外加点儿芝麻盐外,还必须在锅里添加一半红薯丝。尽管我知道面条里边掺些红薯丝的原因是因为面少而不得不用此物充数,但每端起饭碗时还是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渴望:“啥时候能吃上一顿没有红薯丝的蒜面条哩?”

很长一段时间,我家都是缺粮户。

编者絮语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烟火气是家人团聚,烟火气是国泰民安。烟火气需要珍惜和守护,烟火气更需要奉献和担当。华灯初上,和家人、朋友一起去夜市撸串、吃麻辣烫,淘点儿能增添生活情趣的小物件,多么惬意!生活中没有人能够超凡脱俗、远离尘世,有烟火气的地方就可以慰藉心灵、缓解情绪,也能够让人感受城市的活力。本期,小编选登了一组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文章,让我们在作者笔下的烟火气中感受生活的本真……



插画 记忆中的人间烟火气

佚名作

记忆中的美食

■包素娜

那是一个冬日的夜晚,我路过舞阳老北街,昏暗的路灯下零散地摆着几个打着灯光的小摊儿。我小声嘀咕着:“这样的冬夜,这里应该有元宵摊儿的!”再往前走,真的看到昏黄的灯光照着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飘飞的桌布上赫然写着“元宵”二字。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拉回了二十年前。

那时我在舞阳上师范,周末不回家时就和同学去街上闲逛。逛到晚上,路边昏黄的元宵摊儿便是我们的歇脚点。一元钱一碗还是五角钱一碗已经记不得了,只是记得里面有三个元宵,汤可以随便添。味道不算多好,吃起来却很暖和。几个人说着笑着、吃着喝着,续了一碗又一碗的汤,实在吃不下了才站起来摸着滚圆的肚皮回学校。现在想想,元宵是什么馅儿的竟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但吃元宵的场景一直念念不忘。

北街的南边有元宵,北边有我最爱吃的砂锅面。刚开始去吃时是两元一碗,后来涨价了要2.5元一碗。一对中年夫妻在路边支起的摊位上摆着五六口砂锅。我们是老熟客了,每个周日下午从家里回学校经过这个街口都要吃上一碗。有时贪便宜,给老板说今天不饿,下1.5元的面,老板也很爽快地给做好了。我那时不爱吃海带,总要给老板叮嘱一句“不要海带”;后来熟悉了,老板就会在我刚报完饭后马上加上一句“不要海带”。记忆中,那家的砂锅面特别好吃,以至于毕业后

去舞阳,我还会专门跑到北街口去吃上一碗。但不知隔了多久,再去时发现面摊儿已经不见了。没有了牵挂,我离北街也就越来越远了。现在偶尔走过总觉得物是人非——北街,再也不是我的美食主场。

那时的美食在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当时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美食。我这个乡巴佬来舞阳的第一个夏天便发现了一种特别好喝的消暑饮料——酸梅汤。那家摊子开在学校大门口,我好奇地过去看时,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儿手里端着一个平时吃饭用的白瓷碗,在冰箱里舀了一些豆呀果呀的,再倒上水,喝下去酸甜解渴,真的是太美味了。嚼着这些果和豆,我都舍不得咽下。那味道,现在想想都流口水。但那时若天天喝这个就太奢侈了,我只能忍着,隔些日子去一次。那个手艺的老头儿大概想到了我们这些穷学生的处境,就主动对我们说可以只喝汤,不带果和豆,那样可以从一碗一元钱便宜到一碗五角钱。那时的我们真是贪吃,可也真是很穷,五角钱一碗的酸梅汤也不敢天天去喝,心里老是盼着哪天手头宽裕了再去解解馋,还总想着多地带上一元钱一碗的,好好过过瘾。但没过多久这家店就没了,再喝别家的酸梅汤,总没有那家的好喝。

回忆总是带着遗憾才会更加难忘。那些美食、那些人、那些事,会随着时间的沉淀越来越美好。

